

在南京的日日夜夜

——《魏特琳日记》评介

张连红

2000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翻译的《魏特琳日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继《拉贝日记》之后,又一部真实再现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珍贵史料。

—

《魏特琳日记》的作者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镇。1912年,她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前往中国合肥办学传教,曾任合肥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和教育系主任,并曾二度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因病自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魏特琳一直留在南京,她冒着生命危险,挺身救护了成千上万名受难妇孺。在南京大屠杀之后,魏特琳则在金女大校园里继续收容那些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年轻姑娘,开办职业班,授以生活技能;并救济了无数家破人亡的妇女,以让她们重新生活。由于魏特琳挺身保护和救济妇孺难民的善举,当时难民咸称之为“活菩萨”、“观音菩萨”。1938年底,国民政府为此曾秘密给她颁发最高荣誉的采玉勋章。1941年6月,魏特琳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国民政

府曾明令褒扬。

作为一名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这一世界浩劫的魏特琳,她以中立国第三者身份,除了要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无处藏身的难民外,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她的日记。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除了后期由于精神衰弱而未能正常记日记之外,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大肆奸淫屠杀平民暴行的记载,有一小部分曾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杂志《同学》(The Classmate)上发表。

8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在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莉(Martha Lund Smalley)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极高的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学者研究使用。1999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从斯茉莉女士处获得魏特琳日记英文原稿的复印件,并立即组织人员对日记进行了整理翻译。

二

魏特琳日记原稿长达526页,均为英文打字稿,翻译成中文超过57万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不仅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委员,而且是南京安全区金女大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当时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这里成了日军实施性暴行的重要目标,因此,魏特琳的日记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魏特琳日记》记载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对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魏特琳的日记是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的,到1940年4月14日结束。在这段时

间里,日记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有关日军对南京进行长达4个月的空袭,以及在日军空袭之下南京市民的社会生活等方面情况的记载,如日记中对日机轰炸的次数、面临战争威胁情形下的物价水平、各地蜂拥而至的难民与伤兵、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的生活情况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二是有关日军攻占南京之后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的内容。魏特琳是经历南京大屠杀这一浩劫的少数外国人之一,尽管整天为了拯救难民已精疲力竭,但魏特琳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独特的视角每天坚持写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三是有关日军对南京进行殖民统治包括维新政府和汪精卫傀儡政权建立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有日军暴行对南京社会经济和家庭的破坏情况、日本人标榜的“大东亚新秩序”真面目、市民眼中的伪政权、南京市郊游击队的活动等。在上述三部分内容中,直接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约占全部日记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的内容也大多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相关。无疑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和沦陷时期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十分重要而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魏特琳日记有关历史事实的记叙十分理性客观。魏特琳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日军暴行的事实,大多具备时间、地点和人物三要素,所有有关暴行的记载都非常真实可信,因为这些内容大部分来源于下面三个渠道:一是魏特琳亲眼目击的,二是受害者亲自对魏特琳讲述的,三是事后魏特琳亲自进行社会调查所获的材料。在日记中,魏特琳一方面对日军残暴行为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和严厉的谴责,另一方面,魏特琳在日记中也实事求是地记叙了一些难民在南京大屠杀后期,为了生存不得不撬开无主房屋拿走财物到街头贩卖的情况。另外,魏特琳日记中也客观记载了极少部分较友善、反对战争的日本人,她曾不止一次地称赞这些有良知的日

本人,如她在 1937 年 12 月 31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名叫远藤的日本人及一起来的日本宪兵,她说:“他们表情友善,且善解人意……他还提出要帮助我们。”魏特琳在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位日本军官手野少佐曾给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捐了 10 日元的事。读完《魏特琳日记》后,我们无法得出像日本右派所说的那样,留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是一批带有反日倾向的份子。

第三,《魏特琳日记》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弥补了其它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缺失,这一珍贵史料的出版公布将大大促进一些课题研究的深入。如关于日军在南京强奸暴行,许多日本右派都怀疑甚至否定,如日本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教授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说,魏特琳在后来写的一篇题为《在难民营里共同度过的“舒适生活”》的文章里没有提到日军的强奸事件,“这说明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营里根本没有发生过强奸”(〔日〕东中野修道著,严欣群译:《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0 页)。如果用这种方法来作研究的话,恐怕当一个教授也太容易了!事实上,只要打开魏特琳日记,我们就会很容易在 1937 年 12 月 17 日、19 日、1938 年 1 月 21 日、2 月 8 日等日记中发现有很多关于日军在金女大强奸暴行事件的记载。

三

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到今年已过去了 60 多年了,但是在日本,却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拒绝承认甚至不愿去了解这一段侵略历史。2000 年 1 月,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了一场旨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他们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 世纪最大的谎言”,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断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荒谬言论,一些右翼学者如藤

冈信胜、东中野修道、西尾干二等人不断出版他们所谓彻底検証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在这样背景之下,《魏特琳日记》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0多年前,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一名女性,对于日军在南京惨无人道的性暴行,魏特琳特别期待日本的妇女能知道事实的真相,进而起来阻止日军这种无耻暴行的延续。她在日记中无数次重复这样的话:“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魏特琳总认为日本国内的民众是不知道南京事件的真相的,因为许多新闻都是虚假的报道,她在日记中曾指出一篇题为“日军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共有25句话,其中只有4句是真话,一句一半是真,另外19句全是假的(《魏特琳日记》1938年1月21日)。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说:“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日本国内的妇女又怎能知道事件的真相呢?现在,随着魏特琳日记的重新问世,特别是1999年笠原十九司翻译出版了《魏特琳日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部分后,日本国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正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

《魏特琳日记》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魏特琳女士爱憎分明,感情真挚,言真情切。魏特琳女士对生命异常尊重,她甚至对一条狗的死都要忧伤数天,她无法面对日军残暴屠杀中国人民和野蛮强奸中国妇女的丧失人道的暴行,她自己也因无法承受日军暴行的刺激,其精神最后而至崩溃。同其他有关南京大

屠杀的史料相比,魏特琳作为一位女性,其日记文笔更为优美流畅,全书充满了对人性、和平和爱的呼唤。1995年,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为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而到耶鲁大学搜集资料时,她是带着泪水读完《魏特琳日记》的。是的,每一个阅读《魏特琳日记》的人都将会有同感。完全可以相信,《魏特琳日记》将会成为人类所共有的珍贵遗产。

(作者张连红,1966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战动总会史论》

由孙武安撰写,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战动总会史论》(235千字)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战动总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和结束的全过程,分析了战动总会在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论述战动总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武装和具有战时政权性质的,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